

域外漫筆

我在兩年前寫的一篇「啃老族」中提到，三十年前初到美國時，看到美國的青年人滿十八歲就會獨立生活，沒有見到賴在家裡不走的。這幾年，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後，失業率高企不下；美國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都到了退休年齡，他們的下一代以自我為中心，被稱為「自我一代（me generation）」正當創立事業的年齡，卻令人感到意外地退縮回家啃老。這個現象有點「方興未艾」，泛見於多個國家。

泛說「啃老」

楊繼良

最近，朋友在電話裡提到，她在網上看到的一則英國的啃老故事，使我頗開眼界。一對住在英國林肯郡郊外村裡的老夫妻倆，年齡分別為八十和七十八歲，結婚五十多年，有一個五十歲的女兒。女兒帶著女婿搬到父母家來住了，說是自己家的下水道損壞，不能住。接着又要求使用父母家空餘的房間，好堆放自己老家中的雜物，顯露長住之意。老媽曾在死前兩周跟朋友在電話中說，自從女兒回來住以後，老夫妻倆每月在伙食和雜項開支上要多付出五百英鎊，捉襟見肘、不堪負擔。

女兒回來兩個月後，老媽和女兒因那間空餘房屋而爭吵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夫妻倆出門，父親臨行前對女兒說「再見罷。但你不曾再見到我們了！」這是兩老留下的最後一句話。

兩老手牽著手站在火車軌道上，迎面而來貨車的司機不斷鳴笛示警，兩老不為所動；火車已經逼近，刹不住，撞了上去……當地的死因裁判官說，「對本案審慎判斷後，使我得出結論，老夫妻倆已經下定自殺的決心。」

在電話中，我和那位朋友交談各自親身的體會。她說：父母總有望子成龍的想法，同時又難免舐犢情深。如果孩子缺少自立自強的能力，遇到困難就會退縮，回去依靠父母生活。子女越是沒有能力，就越不想站起來、對於父母的艱難也越沒有同情心。上述故事中，對老爸顯露訣別之意的話，女兒居然漠然置之，當然更堅定了老爸的死意。那篇報道最後說，女兒接下來可以做的，是把老爸的那間村舍賣了，還能「啃」那最後的一口。

今天，我去醫院驗血時，看到當地的《老年之音》月刊，隨手取一份。頭版頭條有一篇標題為「當成年孩子回家住的時候」的文章，說根據美國一研究機構的統計，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對親屬提供資助的，約達百分之六十二之多；其中少數是幫助了年老的親友，大多數則用在支持回家住下，再也不離去的子女身上。有一位殘廢的老人依靠有限的固定收入生活，兩個成年子女卻經常到「老爹銀行」提款，老人有求必應；那個三十七歲的女兒每個月要老爹為她付房租，同時她的「臉譜」上充斥着上館子、酒吧、夜總會的記錄。

我對為我驗血的那位老太太談到此事，她說確實如此。當前經濟不景氣是個問題，但青年人卻未必沒有就業機會。他（她）們不去就業，理由是自己的資歷比就業職位所需要的高出很多，不願意「屈就」；「縮回」父母家中生活，是最愜意的「出路」。

事有湊巧，我的一位中年朋友從上海來信談到他的兒子，使我很有觸動。他說孩子小時候被外公外婆寵壞了，「生活條件太優越了，不懂事情，不懂得感恩，自以為是。從他出生開始，我一直是操心不斷，都二十歲的人了，還像個小孩子，思想很不成熟。」能如這位中年朋友這樣反省者不多。我還記得，在我少年時，星期天姑母、叔父全家都聚集祖母家，午餐後嬸母正在照料孩子的衣着，顯然露出強烈的親子之情。祖母看出來了，就表示理解地笑着說，「人就是靠這樣的感情延續下去的」。她指的是對孩子的感情比對父母的感情強烈得多，是天理。

需要有相當的理智，看到這樣做對子女沒有好處，使子女在面臨社會競爭時，有充分的競爭力，才能改變氾濫的「啃老」現象吧。曾經有一部電影，描寫母狼把看來還不能自己覓食的幼狼逐出窩外，迫使投入現實的競爭叢林。我們有舐犢情深天性，但我們所處的卻是社會競爭相當劇烈的世界。不是嗎？

文化什錦

優雅，就是不能隨便

微信朋友圈，有個女網友，在晒關於自己的一件雷人的事。

老總急需調用一個招商文案，「召喚」她半小時內必須趕到公司。但她的車子髒了，她從來不開髒的車子進公司。她把那半個小時用在了洗車店裡，整整一個小時後，她開着鏗亮的車到了公司，老總面對她的遲到「咆哮」了。

這樣的遲到自然不可原諒。但是，她說：「優雅，就是不能隨便」。

這位女網友的職業生涯是不是還有光明，那是屬於她的事情。但她的生活觀，倒真要點讚。

優雅，真的就是不能隨便。

什麼優雅呢？優雅就是一種處世不驚，一種心有成竹；優雅就是一種氣度和小小的固執，是從骨子裡折射出的文藝氣息。優雅類似於美麗，但美麗是上天恩賜的，而優雅是從個性衍生出來的，是對自己儀態、生活觀、精神層面的一種操守，一種外在優美而高雅的呈現。

有位作家說，你將一套五千元衣服穿得很好看，那不是你的本事，是衣服的本事；你將一套五百元的衣服穿得有品有位，看起來像五千元甚至更貴的衣服，那是你的本事。

而要把一件五百元的衣服穿成五千元的效果，自然不能隨隨便便，得從各種細節進行打造，你的髮型、你的褲子、你的皮鞋包括你的臉色等等，自然是隨便不得的。如果隨便了，那五千元衣服也就穿成了五百元的樣子。

杭州有家生活網站，我經常會去逛逛。看到類似的一個帖子，點擊量十多萬了，參與討論應該是女人們。

一位說，為了化妝，她每天早晨一般少睡一個多小時，聽說少睡會折壽，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，犧牲一點生命也是值得的；一位說，她每天上床前都會把第二天早上要穿的衣服拿出來，試穿一下，然後放在一邊。另一位說，她如果前一天晚上沒有想好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，她就會整個晚上在想，一直想到失眠……

這是一件多麼無聊，但又讓人感動的事情。

無聊的是，這看上去全是庸人自擾。讓人感動的是，她們的固執到了傻的地步。

男人自然是支持女人都能優雅起來，這個道理就像有園林工人在你家門口種花草一樣，你怎麼可能反對呢？

不是說女人是花嗎，那麼花期也不長。真的要支持身邊的女人什麼事都不要隨便，開進公司的車必須是鏗亮的，走進公司的步伐必然是自信的，穿在身上的衣服必須是自己絕對滿意的……

優雅，就是不能隨便。

大公報

沒文化很可笑

如是我見

坊間流傳一句話「沒文化很可怕」，似有些誇大其詞，若說是「沒文化很可笑」，我覺得還有幾分道理。因為，沒文化既不賠錢，也死不了人，但丟人失面子是少不了的。

天津塘沽大爆炸，牽動億萬人心，災難面前，明星作為正能量表率發聲、祈福、捐款，值得嘉許。但演員喬任梁、張馨予、阿蘭等的表態，卻讓人哭笑不得。原因是，喬任梁居然用「飛蛾撲火」、「自取滅亡」來形容消防隊員，還動員大家「入肉」出英雄們、記住他們的模樣；而張馨予、阿蘭則轉發消防員照片直接表示「明知去了回不來，為什麼還要讓他們去」……三人的發言讓網友直呼「智商感人」。三人的好心無可置疑，張馨予還慷慨地捐出一百萬，但文化欠缺導致的措辭不當，還是有些令人遺憾，貽笑大方。

前幾年的事吧，美籍華人歌手李玖聽到歌曲《滿江紅》，很是欣賞，就問索尼唱片主管何先生：「這首歌的歌詞是誰寫的？」「岳飛。」李玖看來是真喜歡：「那我可不可以請岳飛幫我寫歌？」她是典型「香蕉人」，從小在美國長大，學的是美國歷史，「不知秦漢，無論魏晉」，錯把八百年前的岳飛當成同輩同行，可以理解，無可厚非，所以，大夥也就是寬厚一笑。

遺憾的是，有些土生土長的國產明星，那學養與文化常識也不敢恭維。明星孫儷產子，朋友紛紛祝賀，有賀卡上書「祝麟兒……」，孫姑娘一撇嘴，說自己兒子的名字又不是「鄧麟」，結果惹來許多網民的嘲笑。她不知道，「麟兒」是對孩子的讚美，並非賜名。可見，孫儷娘娘戲雖演得好，國學底子畢竟單薄，抽空補補文史課還是很有必要的。

當然，並非明星演員們的文化底子就特別差，無非是因為他們是公眾人物，一舉一動都會被人密切注視，稍有瑕疵，就會被立刻聚光放大而已。其實，即便是政界精英，頭面人物，因文化常識欠缺而被人嘲笑的也不乏其人。人大原校長，著名專家、博導紀萊，說他「沒文化」似乎有些冤枉，但他在歡迎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的歡迎詞說，「七月流火，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」。七月流火，意思是說，酷熱開始減退，天氣漸漸地涼了起來。對「七月流火」的望文生義，可就謬之千里了。好在對這個典故知道的不多，所以引來的笑聲也很有限，但作為一個有一大堆頭銜的文化名人，似不應該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就是資深學者、著名教授也難以做到無所不知，偶爾在文化常識上露點怯，也在所難免，會引來善意一笑。當年，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，在報上撰文說，文言文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了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就筆發出了聲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不諱刺說「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；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」。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「三士」的身份。

學無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無論是研究、傳播或賣弄文化，都要認真謹慎。即便有真才實學，滿腹經綸，若需發聲時，也應做足準備，不能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記性太自信。弄不懂的詞，查查《辭海》，念不準的字，翻翻《字典》，把握不好的典故，翻翻常識書，免得張冠李戴，忙中出錯，被人嘲笑「沒文化」。再不然就學學上綜藝節目的蔡少芬，「不懂就不亂說話」，這就是藏拙。

西札記

重逢之味

李 夢

去年夏天離開香港，今夏回來。整整一年未見，這城市於我，依舊熟悉得親切。街角的魚蛋粉店還在；紅頂小巴依舊是天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；球場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，仍是去年常常遇見的，鬆鬆垮垮的衣褲，戴一副黑框眼鏡。

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，我很難想像去年此時，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。人們在街上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擔憂這城市的未來。而我當時身在遠方，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，唯有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，對著那些相片和文字默默祈禱，祈禱這樣活力豐盈的地方，經了這番磨洗之後，不至變得戾氣深重。

回程的飛機上，我一直在想：如今的香港，究竟還是不是我當年初見它的模樣？針鋒相對多了，多元包容少了，抑或人們已變得麻木，無力操心衣食住行之外那些摸不着邊際的東西？

甫落飛機，我便知道，是我多慮了。機場秩序井然，光潔明亮，且指示清晰。我拖着大箱小箱等的士，司機好心將行李搬上車，到了目的地又一件件幫我搬下來，一句埋怨都沒有。翌日去

街市採購，賣菜阿姐依舊大嗓門，好心告訴我怎樣挑到稱心如意的小油菜。菠蘿包和抹茶蛋糕的味道都沒變，譚仔米線依舊是滾滾油潑的生猛。回想之前住在這裡的那些年，也許是太熟悉，也許是太粗心，我竟遺漏這許多貼心與親近。直要等到歸來時，才覺出尋常風景的珍貴之處。

離開多倫多的前一晚，我和張先生講起香港，講起我當初是怎樣地不喜歡那裡的人多嘈雜，那裡的狹窄街道，以及地鐵裡擁擠的人流。可隔著一整年的時光看回去，我終於明白，這些嘈雜和喧囂背後，其實裹藏著異常蓬勃的生命力。街上的人們，和自己較勁，和別人較勁，都盡己所能地在這樣遍地機緣和財富的地方，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所。而這些鼓脹飽滿的精氣神，當我在多倫多或舊金山或蒙特利爾的街上行走時，卻從未撞見過。

兩個月前，當身在多倫多的我正在為是去是留而舉棋不定的時候，我傳了一封電郵給一位師友。他不久前從他處還回香港，在本地一所大學教書。他回鄉中的一句話，令我印象極深：「回來也好，一起建設更好的城市。」這絕非虛浮之言，唯有真正將此地當成主場的人，才講得出如此真誠懇懇的話來。而只有當我們願意為一座城市的美好和欣榮而奮力爭取的時候，生養之地才



香港一景

李夢攝



街邊魚蛋粉店

（網絡圖片）

人生在線

我的老伴不孤獨

徐貽聰

今天，我的老伴走了整整七個月了。

按照兒孫們的要求，我在她走後兩個月把她送到我的出生地蘇州，安放。

在我的父母身旁。那兒離北京八百多公里，有朋友問她是不是太孤獨了？

原本，我曾經同她有過比較一致的想法，就是離世後一起去大海，繼續我們一生的漂泊，在大海中環遊，既象徵我們的一生經歷，也仿效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大姐的榜樣。老伴停止呼吸當日，我把將老伴的骨灰留在家中，待我將來走後一併撒入大海的意見告訴兒孫們，遭到他們的一致反對。他們明確表示，可以送回老家淮陰，但不能撒入大海。經過慎重考慮，我接受了他們的的要求，並在大兒子的陪同下，在淮陰為她舉行了簡陋的送別儀式，把她長久地留在了那裡。

我有一個大家庭。父母分別在九十八歲和九十五歲的年齡上去世後，在淮陰生活、工作、學習的弟妹和他們的子孫總計有四十餘人。在父母的薰陶下，大家親密團結，相互友愛，家庭氛圍濃烈，深得親朋好友的好評。他們聯絡暢通，溝通迅速，特別是通過「大樹下家庭群」名下的微信系統，能夠快捷地一呼百應，很快形成行動。這幾年，在父母的生日、忌日，以及公眾節假日，弟妹們都會互相聯絡，聚集在父母墓地或互相的家，懷念他們的恩德。我的老伴生前與他們相契不多，但關係良好，很得他們的尊重。因此，我知道，我把老伴送去那裡，他們也一定會經常去看望，為她帶去思念和親情，清掃她的安息地。事實果真如同我的想像那樣，在老伴入住新地後，除去陪同我及孫女們去祭掃外，我的弟妹們在五個月的時間裡，已經在父親節、母親節、端午節、亡人節等日子多次去過那裡，

給她擺上鮮花、食品，還按照當地的習俗為她添置用物，希望她不要感到寂寞。每次去後，他們都會給我打來電話，向我介紹相關情況，讓我放心。他們還都會說，以後只要去看望父母，也一定會去看望她，在她的生日和忌日，則一定會專程前去探望，替我和兒孫們表達思念之情。

我在我的電腦面板上放有一張老伴的照片，每天只要打開電腦，首先能見到的就是她，還會同她說幾句話。但是，畢竟有幾百公里的距離，我很難能夠經常去她長臥之地。弟妹們的經常，讓我感到心安和慰藉。誠然，我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，去故鄉小住，因為除去她的緣由，我需要去向父母表達哀思和感恩的情緒，去探望和感謝都已經不很年輕的弟妹，去看和感受家鄉的發展變化。當然，兒孫們既然要求將她送去老家，也就一定會常常前去看望，何況他們都已經在他們的母親（奶奶）墓前做過鄭重的許諾。

人走了，感情還在。親情、友情、鄉情，都會維繫我們之間的深深情感。老伴，我要告訴你的是，我不會孤獨，永遠不會孤獨！我，子孫們，老家的親戚們，都會記住你，會經常去看你，陪你說話。我們大家都在經常懷念你，因為你的為人和精神深深地留在了我們的心裡，也在激勵我們這樣做。你安心地休息吧！

我講的純粹是我們家裡的事，但我認為值得講，不是為了自誇，而是為了傳承家的文明，弘揚家的精神，促進社會的和諧。我始終認為，家庭的友愛，家庭的和諧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文明，是真實的，是可愛的，是值得宣揚和提倡的。家庭的事務組成社會的事情，家庭和諧了，社會才會實在的事情。我相信，我的老伴一定會支持我的這個觀點的，因為她與我一直心有靈犀，對許多問題和現象常常有一致的認識和理解。

（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寫於北京家中）